

风月雨 陈吟◎译

「日」高杉良◎著

下

日本「经济小说之王」高杉良畅销十年之久的重磅力作

银行信贷风险、资本运作、权力争夺的真实内幕

揭开浮华社会背后的生存厮杀与荣辱沉浮

日本经济的今天，是否会成为我们的明天？

经济低迷时代的银行生存启示录



危局



中信出版社 CHINA CITY PRESS



风月雨 陈吟◎译

「日」高杉良◎著

经济低迷时代的银行生存启示录

危局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危局: 经济低迷时代的银行生存启示录 (下) / (日) 高杉良著; 风月雨, 陈吟译.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10.11

书名原文: 消失

ISBN 978-7-5086-2294-1

I. 危… II. ① 高… ② 风… ③ 陈… III. 长篇小说—日本—现代 IV. I3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65992 号

SHOSHITSU by TAKASUGI RYO

Copyright © 2008 TAKASUGI RYO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Japan by DIAMOND, INC., Tokyo.

Chinese (in simplified character only)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DIAMOND, INC., Japan.
through THE SAKAI AGENCY

本书仅限于中国大陆地区发行销售

危局——经济低迷时代的银行生存启示录 (下)

WEI JU

著 者: [日] 高杉良

译 者: 风月雨 陈 吟

策划推广: 中信出版社 (China CITIC Press)

出版发行: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 4 号富盛大厦 2 座 邮编 100029)

(CITIC Publishing Group)

承印者: 北京通州皇家印刷厂

开 本: 880mm × 1230mm 1/32 印 张: 14.5 字 数: 349 千字

版 次: 2010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京权图字: 01-2010-1296

书 号: ISBN 978-7-5086-2294-1/I · 146

定 价: 38.00 元

版权所有 · 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 由发行公司负责退换。

服务热线: 010-84849283

<http://www.publish.citic.com>

服务传真: 010-84849000

E-mail: sales@citicpub.com

author@citicpub.com

目
录

第16章
对 决
001

第17章
政 变
032

第18章
增资的问题
058

第19章
家庭的牵绊
089

第20章
中兴之祖
128

第21章
靶 子
166

第22章
逃避检查
197

第23章
邂 逅
224

第24章

资金不足

241

第25章

闭门羹

269

第26章

性骚扰丑闻下台

290

第27章

人事逆转

324

第28章

“金融检察厅”

351

第29章

倒 台

372

第30章

刑事诉讼牌

404

第31章

去往伦敦

437

后 记

457

协立银行（后更名为JFG银行）人员：

竹中治夫

常务执行董事，人事、总务负责人，本书主人公

铃木一郎

最高顾问

山崎郁夫

JFG总行行长

杉本胜彦

副行长，经营规划部负责人

小林正人

副行长，营业融资部门负责人

古井善之

常务执行董事、秘书室室长

迁洋一

常务执行董事、经营规划部部长

冢本贞夫

执行董事、监察二部部长

今井诚

广报部部长

富久征一郎

名古屋分行行长

竹中治夫的家庭成员：

知惠子

竹中治夫之妻

小惠
竹中治夫之女

孝治
竹中治夫之子

神泽孝一
知惠子之父

神泽达子
知惠子之母

其他相关人物：

佐藤明夫
熊野建设公司总经理，原协立银行常务董事

北田和夫
曾经作为东亚银行行长推动三行统筹经营，随后担任JFG
控股公司总裁

永井卓郎
协立租赁公司总经理，原协立银行专务董事

铃木彻太郎
铃木工程公司创始人、总经理

工藤明
五井住之江银行船场分行行长

清水麻纪
原协立银行职员

相原洋介
协立保险副总经理、原JFG银行专务

第16章

对 决



2003年4月3日下午4点刚过，JFG银行常务董事竹中治夫与最高顾问铃木一郎会面了。

上任以来，铃木一郎一直占据着原董事长宽敞的办公室，俨然一副至高权力者的姿态。这在任何人看来都是个奇怪得不能再奇怪的现象，但不可思议的是，在JFG银行里却被理所当然地接受了。

协立银行与东亚银行合并为JFG银行，东帮信托银行被JFG收编。铃木本应在JFG控股公司成立之后就被辞退的，可协立的管理层不负责任地并未这么做，这让竹中觉得很荒唐。

不仅如此，铃木作为JFG银行的最高顾问，权力大得可以介入董事会的大小事宜，有时甚至让人误以为他才是银行的守护神。

铃木虽然双下巴已经松弛，但精神矍铄，完全看不出已经74岁。

“竹中常务前来问候您了。”

听到松岛绿的引见，正坐在豪华皮沙发里翻报纸的铃木眼皮儿都没抬一下，在松岛绿“最高顾问”的催促声中才边缓慢地合上报纸边抬头瞟了一眼竹中。

铃木：“哦，是你啊，坐吧。”

竹中：“打扰了。”

竹中与铃木面对面地坐到了沙发上。

铃木：“冲杯咖啡来。”

松岛绿：“知道了。竹中常务也是咖啡吗？”

竹中：“可以。”

松岛绿退出了房间。

铃木：“你就是竹中？是来问候我的？老实说，我根本不想见你。你竟然让我不要跟川口、夏川见面，还对给熊野建设融资颇有意见，这些事儿我可没忘。”

铃木一上来就摆出一副气势汹汹的架势，看来他早就怀恨在心了。

竹中：“我当然记得。不过，我既然负责了总务，又身为常务，就有责任和权利清除夏川、川口这类危险人物。自然也不得不来拜会最高顾问您了。”

竹中的应对十分冷静也颇具勇气。他也没有想到在与铃木对峙的过程中，自己可以表现得如此岿然不动。

铃木：“我倒不认为夏川、川口有什么危险。”

竹中：“您身为最高顾问，如此看问题事情就麻烦了，也太危险了。在这个从严要求、遵纪守法的时代，我认为您不应该再接近那些反社会势力了。”

铃木：“夏川和川口跟你交往过的大人物儿玉由纪夫都是一丘之貉，他们还没儿玉那么坏。况且，他们对JFG是有用之人。那些都是你的偏见。戴着有色眼镜看人可不好啊。”

竹中没有说话。

铃木：“至于川口，他可是佐藤的后盾，是公司股票上市的功臣。你怎么可以把这么优秀的实业家定义为反社会势力呢？告你侵害名誉可就得得不偿失啦。”

竹中听得出来铃木的此番言论并非夸大其词，也非故弄玄虚。不过，以往的大量事实足以证明川口正义是个危险人物，至于夏川美智雄，毫无疑问是敲诈JFG的坏蛋。

竹中从秘书室了解到，今天下午两点夏川还在最高顾问室里跟铃木密谈过。

“川口为森川股票的上市打通渠道一事我也有所耳闻，但这并不能改变

川口是个危险人物的事实。”竹中口气缓和地反驳道，嘴角甚至挂着笑。

这时传来了敲门声，松岛绿端着咖啡走了进来。

也许铃木与竹中剑拔弩张的对话，在松岛绿看来还算气氛融洽。

松岛绿将咖啡杯放在茶几上。竹中还记得一年半前同样送来咖啡的这双手是在微微发抖的，想到这儿竹中面带笑容地朝松岛绿点了点头。

竹中：“谢谢！”

松岛绿：“不客气。”

松岛绿鞠躬退了出去。

铃木的表情突然阴沉下来。

铃木：“川口是危险人物？太危言耸听了！你有什么根据？”

铃木松弛的双下巴抖动了一下，右手做手枪状直指竹中的胸口。

竹中：“他以与最高顾问的千金雅枝小姐的关系做担保，从原协立银行融了十多亿日元的资金之后就不认账了。森川被视为暴力团伙的后台。这些难道最高顾问您都不知道吗？”

竹中端起咖啡杯，啜了一口后，继续冷静地说道：“至于夏川，明摆着就是个投机倒把之人。我很费解您身为最高顾问为何要与夏川之流接近。就在今天，我听说夏川还出现在了房间里，这可是万万使不得的。”

铃木：“森川是暴力团伙的后台可是事实？”

竹中：“千真万确。”

铃木：“果真如此的话，东亚证券何以会认可这种公司的股票上市呢？”

竹中：“只能说是因为他们还没有看穿这点。恳请最高顾问您不要让川口和夏川再大摇大摆地出入JFG银行了。总务部的督察也向我们发出了警告。”

铃木恶狠狠地瞪着竹中。竹中直视回去，二人无言地对视了十几秒钟。

铃木：“我不知道你是作为总务负责人回到总部的，只听说你是人事常务。真不知道山崎到底是怎么想的。你一出现就生乱子，扫帚星说的就是你这种人吧。”

竹中：“不管您怎么说，在清除川口和夏川这件事上，我绝不让步。我不希望因为这种事有损最高顾问的名声，也不希望您受到伤害。”

铃木：“川口和夏川对JFG也好，对我也好，与其说无害，毋宁说他们

是可以为JFG两肋插刀的自己人。”

竹中：“绝无可能。从今天起，川口和夏川就不得进入东京总部大楼了。我会发传真通告二人。如有违反，将采取必要的措施。”

铃木：“难不成你要把他们抓起来？”

竹中：“采取何种方法我会处理。您不认为这么做很有必要吗？这种事只要最高顾问您一句话就能解决。如果您认为没必要发传真的话，将不胜感谢。”

铃木剧烈地抖动着双腿，瞪着竹中。竹中没有移开视线。

铃木：“让我考虑一下，就一天时间。”

竹中：“不好意思，现在能不能答复？这个问题刻不容缓。”

铃木：“什么？！你搞什么名堂！”

铃木发出了忍无可忍的尖声厉吼，但竹中并不为所动。

竹中：“现在，就请您答复。”

二人再次相互怒目而视。

铃木：“刻不容缓？！开玩笑也要有分寸！”

铃木的怒吼声在宽敞的房间中回荡。

铃木：“把山崎叫来！简直是无法无天了！”

竹中：“山崎行长外出了。我再重申一遍，这件事由我全权负责。如果最高顾问不与反社会势力断绝关系的话，就只能请您离开这个房间了。”竹中此时也提高了嗓门。

“岂有此理！”铃木的声音抬高了八度，“我要开除你！在我的关照下当上行长的山崎不会违背我的！你给我出去！”

竹中：“该出去的是最高顾问您才对吧。到底是谁无理不言自明，您只要想一分钟就能够明白了。”

铃木：“你想把我怎么样？”

竹中：“最高顾问您想错了。一旦当局听闻您与反社会势力勾结的话，受处分怕是难免的。我再说一遍，这件事刻不容缓。”

铃木抓起咖啡杯送到嘴边，灌了一大口后，将咖啡杯铛的一声放回杯碟。奇怪的是，杯子和碟子竟然没碎。

铃木：“你说让我从这个房间里出去，可是当真？”这回的声音轻了很多。

竹中：“当然是真的，我不认为此话有错。”

铃木：“BIS规则能否明确尚未可知，能为大企业客户申请增资的除了我别无他人。谁会把山崎放在眼里，你考虑过吗？”

这话也许不假。竹中知道这无非是铃木的缓兵之计，不过在这个节骨眼儿上，他不能让步。

竹中：“最高顾问与川口、夏川的亲密关系跟增资问题无关。事态紧急，我再次声明此事刻不容缓，务请决断。”

竹中双手放在膝盖上，深鞠了一躬。

“好吧。虽然我还持保留意见，但如果能给你撑面子我就答应了。为了能见到我，你也煞费苦心了吧。在儿玉由纪夫的那件事上，我还欠你个人情嘛。”铃木有些不可置信地一改先前的态度。

竹中：“谢谢！对您的理解感激不尽。”竹中再次低头表示了谢意。

铃木：“我只好说警察当局监视严密啰。川口和夏川那边我去说，你不用发传真了，免得引起麻烦。”

竹中：“感谢您的关照。”

铃木：“对了，今天你借口来问候我，是谁的主意啊？”

竹中：“总务部向我表示了很大的担忧，我就来了。”

铃木：“噢？这么说，山崎和杉本毫不知情啰？”

竹中：“是的。”

竹中没说真话。他当然不会把指使他这么做的山崎抖出来。

铃木：“果真如此的话，你不妨如实地跟山崎传个话，我倒很想看看山崎是个什么态度。算了，也罢。”

竹中：“多有冒犯，请您原谅。”

铃木：“好啦，你可以走了。”

现在，连铃木摆手的姿势竹中都颇感受用。



4月3日下午6点多，名古屋分行专务杉本胜彦给竹中打来了电话。

杉本：“我是杉本，听说你跟铃木老爷子见过面啦？”

竹中：“嗯。他跟杉本专务说了什么吗？”

杉本：“没有，是熊野建设的佐藤总经理给我打的电话。”

竹中歪着脑袋，将话筒从右手换到了左手。

竹中：“我跟铃木说他在东京总部跟夏川和川口这样的可疑分子会面太危险了，开始他还说东道西地不以为然，最后才松了口。”

杉本：“铃木老爷子真是急性子，好像立马就给川口和夏川打电话说让他们不要到东京总部来了。川口和夏川本来就on不好对付，怎么可能言听计从呢？”

竹中：“他们两个到佐藤总经理那儿去哭诉了吧？”

杉本：“哭诉？他们才没那么老实呢。说是要把你这个瞎搞的常务开除。你知道森川股票上市了吧？”

竹中：“嗯，知道。”

杉本：“不过，你还不知道铃木老爷子和佐藤都从森川的原始股上赚了大钱吧？听说有上亿日元。夏川给川口出的主意，川口把自己和森川总经理所持股份转让给了他们俩，通过熊野建设给资金周转困难的森川融资了10个亿。这事儿你是知道的吧？”

竹中：“当然知道。正因为此，才会有一年半之前我和铃木最高顾问的交锋，我怎么会忘记呢？”

佐藤明夫唆使铃木趁原协立银行的最后混乱时期为熊野建设融资了150个亿，其中的10亿迁回给了森川。

那些未公开发行股正好还了这个人情。铃木、佐藤、川口、夏川都是一根绳上的蚂蚱。

杉本：“川口和夏川不会轻易低头你也知道？”

竹中：“这个我也清楚，杉本专务应该知道，我只是代表行长的意愿采取了行动而已。当然，我是以个人的名义向铃木最高顾问传达了清除川口和夏川的请求的。”

杉本：“佐藤避开行长把电话打到了我这里，是因为和山崎行长不和吧。那个人才是这件事儿的始作俑者，肯定有所察觉。”

竹中：“行长的判断是十分准确的。不论是从总务部的角度还是从法律规定的角度来看，川口和夏川进出东京总部都很危险。对于作为总务常务

的我向铃木最高顾问进言一事，专务你怎么看？”

杉本似乎一时没想好该怎么回答，没了声音。等了十来秒，在竹中的“喂、喂”声中，杉本才开口说道：“你虽然做得没错，可是发球前也该听听我的意见，或者跟古井常务通个气吧？”

竹中：“那请问，换了是杉本专务的话会发什么球呢？”

杉本：“我考虑过，可以通过佐藤旁敲侧击地去跟川口和夏川说嘛。就是说，现在当局查得紧，让他们谨慎一点儿，不就可以糊弄过去了吗？”

竹中：“佐藤总经理不可能去做这个恶人。他这个人一贯如此，所谓江山易改，本性难移。”

竹中这样说着，暗自对铃木马上打电话给川口和夏川禁止他们出入的做法颇感赞赏。

杉本：“你跟佐藤见个面如何？到时候跟他交个底。”

竹中：“有这个必要吗？”

杉本：“我看有必要。跟问候铃木老爷子一样，也问候一下佐藤总经理，他会高兴的。新官上任一定要去打个招呼的。你不要跟佐藤直接通电话，先让秘书帮你联系一下。”

竹中虽然很厌恶杉本那副命令的口吻，可又无法当即回绝，这令他很懊恼。

竹中：“让我考虑一下。不过，佐藤不会见我的。我说过很多次了，他指定避而不见。”

杉本：“我不这么看，我倒觉得佐藤很想修复跟你的关系。他给我打电话，也许正说明他是有这个想法的。”

竹中：“你多虑了吧。我觉得就是杉本专务在一个劲儿地劝我。”

杉本：“那你的意思是不会考虑了？”

竹中：“正是。”

杉本：“听我的，跟佐藤接触一下又能怎样？”

竹中：“行长令我把有关铃木最高顾问的诸议案都要跟古井常务秘密通报，包括杉本专务的这个电话我也会和古井常务商量的。”

杉本：“你等等，把佐藤总经理给尚在名古屋的我打电话这件事说出去，有点儿不合适吧？”然后又慌忙补充道：“我跟行长无话不谈，还是

我自己先跟行长通个气再说吧。”

竹中：“为了这点儿事打扰公务繁忙的行长不太合适吧。其实，杉本专务的这通电话本来也可以省省的……”

杉本：“不过，佐藤在电话里可是大发雷霆，我想他会去跟行长说的吧。他甚至还态度强硬地说要开除你呢。”

竹中：“说要开除我的是川口和夏川吧？以佐藤总经理的立场，他不会这么说。”

杉本：“是这么个理儿。佐藤和铃木老爷子都被川口和夏川攥在了手心儿里，结果只能助长他们的威风，麻烦哪。”

竹中：“总之，就交给我来办吧。川口和夏川都把我视为眼中钉，不过，把他们归为反社会势力一点儿没错。明目张胆、大摇大摆地出入东京总部可不是开玩笑的事情。他们竟然还成了铃木最高顾问办公室的座上客，简直无法无天了。铃木最高顾问能听我一句劝，说明他还没有丧失起码的原则。”

杉本：“你来处理吧。不过，我跟佐藤总经理在电话里说的话还请你替我保密，可以吗？”

竹中：“知道了。”

杉本：“顺便问一下，‘大清洗运动’进展如何？”

竹中没有正面回答，而是把话题岔开了。

竹中：“听说杉本专务把北田和夫董事竞选行长的资格给取消了，只给了他个顾问的角色？”

杉本：“连你都有耳闻啦。”

竹中：“是听行长说的。”

杉本：“是吗？你也说过要赶走他，要走就跟铃木老爷子一起吧。”

自说自话。原本就是北田主动放弃了竞选，这事儿经营规划部部长迁洋一很明确地跟他说过。竹中是在有意挖苦杉本，可杉本并未听出这其中的话外音。



竹中挂断跟杉本的电话后，立即接通了秘书室的常务董事古井善之的

内线电话。

竹中：“可以的话，想占用你30分钟，我有话要跟你说。”

古井：“没问题。你现在在哪里？”

竹中：“人事部。”

古井：“那我3分钟后去你那儿。”

竹中：“不，还是我过去。去董事接待室谈吧。”

古井：“知道了。我在三号接待室等你。”

竹中顺便作好了下班准备，来到董事接待室时古井已经沏好了绿茶在那里等候了。

竹中：“我刚才跟铃木最高顾问见面的事儿，想必你已经知道了。”

古井：“是的，竹中是为那件事儿去的吧。情况如何？”

竹中：“我直截了当地跟他说明了要禁止川口和夏川出入东京总部。一开始他还有点儿情绪，但后来接受了，而且马上给那两个人打电话传达了意思。”

古井：“这件事我从松岛绿那儿也听说了。是松岛绿先替铃木最高顾问拨通的那两个人的电话。”

竹中：“不过，川口和夏川都是相当难对付的人，不会轻易罢休的。”

古井：“最高顾问私下与其二人见面是太随便了，而且地点还是在东京总部，这就更不妥了。竹中的进言很有道理。最高顾问说不让他们来的话，我想他们只能听从。”

竹中：“真能如此当然好，不过，我有点儿担心会不会适得其反。”

古井喝了口茶，沉思了片刻。

竹中也端起了茶杯。

古井：“如果二人有什么举动，到时候咱们再想对策。现在担心也无济于事。”

竹中：“你认为我有必要把跟铃木最高顾问说的这些话转告给熊野建设的佐藤总经理吗？”

古井歪着脑袋将茶杯放回茶托。

古井：“有这个必要吗？倒不是说这两个人不会去跟佐藤总经理告状。我看还是先放放再说。佐藤总经理作为原协立的银行家也是一方掌门了，

不可能对其二人的异常举动置若罔闻。”

如果古井所言不差的话，那么佐藤特意给远在名古屋的杉本打电话就显得不正常，也有些不可理解了。而且，佐藤给杉本打电话是毫无疑问的事实。

佐藤离开了银行这个老本行，而后成功地转型为企业家。他凭借个人能力，将熊野建设的经营权完全掌控在了自己手里。能从原协立融资到150个亿，足以显示他的精明强干。对头脑灵活的佐藤来说，撼动铃木和山崎可以说是易如反掌。

不过，佐藤跟杉本的接触必须要跟古井交底。

竹中：“那我就暂时静观其变吧。请把我跟铃木最高顾问会面一事，还有最高顾问答应下来的事跟行长汇报一下吧。”

古井：“已经告诉他了。方才，行长从赴宴途中打来了电话，他很关心你跟铃木最高顾问的会面情况。他得知结果后很高兴，还让我代问你好。”

竹中：“是行长安排得好。”

古井：“我刚才给你打了好几次电话，一直占线来着。”

竹中：“让你费心了。”

竹中的眼前浮现出杉本的脸，他不禁苦笑了一下。



在竹中和古井谈话的时候，铃木一郎和熊野建设的总经理佐藤明夫正在赤坂的一个叫“小雪”的酒馆里用餐。

铃木打电话跟佐藤说有要事相商，佐藤便取消了先前的安排来到了这里。

两人在包间里边喝着温好的酒边神情严肃地密谈着。

铃木：“川口和夏川跟我顶撞也就罢了，没想到还跟你发了脾气。”

佐藤：“禁止他们出入东京总部，对他们是个不小的打击，他们万万没想到会受到这种对待，也很不理解像铃木您这样的大人物为何会对竹中之辈言听计从。二人都气呼呼地说不会就此善罢甘休的，特别是夏川，态度强硬，说是不开除竹中誓不罢休。”